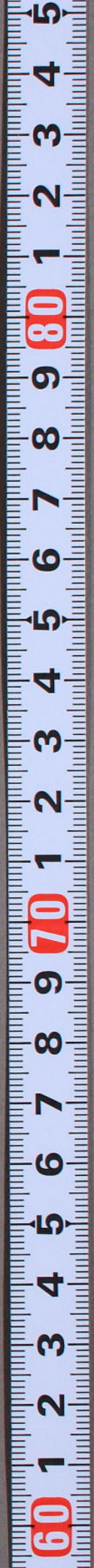




論
語
卷
注

口 仁 2
1.664
2



明仁
1664
2

論語參注卷之四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于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于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參注按。知者利仁。似不宜作美解。謂知者多藉仁之名。

爲自利之謀。蓋于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見其仁之僞也。孔子殆有所感而爲此言。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于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參注。仁者在野。所好者有資名教。所惡者無補媵修。在朝。所好者造福生靈。所惡者貽羞史冊。餘可由此類推。

言言參注
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于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于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參注。惡似指邪祟而言。謂人苟有志于仁。如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類。正氣常存。則狐蜮魑魅。必不敢出而爲祟。皆畏其正也。此聖人教人正心修身之道。若作仁者不爲惡解。則仁者自不爲惡。何待言耶。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于富貴則不處。于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參注。世之欲富貴之切者。則以富有資財。足縱子孫之樂。貴得聲勢。可爲民物之殃。安問得之不以道而不處耶。惡貧賤之深者。則以貧無依助。不辭詐騙之謀。賤受欺陵。遂動攀援之計。安能得之不以道而不去耶。此蓋聖人爲欲富貴。惡貧賤者。微導其良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

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參注無以尚之。似謂專志于仁。別無好尚。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似謂不使不仁之人。與之共事。與之聯姻。致失修身之道。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盡其力于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于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參注。聖人蓋傷周道之衰。競趨功利。而仁者爲不易見。不禁言之沈痛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言論卷四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類。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過于愛，小人過于忍。尹氏曰：于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參注：仁字似宜作心字解。凡物之心皆曰仁，如杏仁、桃仁之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參注：是極言人之宜聞道。謂既聞道，則死可無媿，非謂聞道以就死也。苟不聞道，則更不若速死之為愈可知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

甚矣。何足與議于道哉。○程子曰：志于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參注：士以惡衣惡食爲恥者，固未足與議。若矯誣之士，故意鳴高，專以惡衣惡食而炫異于人者，則亦可恥之甚。未足與議矣。爲士者，更不可不知。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于猖狂自恣乎？此老佛

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于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于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參注：適比二字，似宜讀本音。謂君子于天下之事，既不來自適其意，亦不至莫之有爲，惟比較于義而已。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

務得所以爲小人。

○參注君子懷德二句。似懷在己。君子懷刑二句。似懷在人。謂君子惟懷所以自修德業。小人惟懷所以自足田土。是懷在己也。君子惟懷人之典刑。小人惟懷人之恩惠。是懷在人也。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參注放字似宜讀本音。謂放肆以謀利。則怨者之多矣。

按漢武帝用桑宏羊。縣官得自賣鹽鐵酤酒。以盡網小民之利。唐楊炎爲相。河南山東荆襄。科歛及秋毫。百姓至鬻子女以償。旬輸月送。怨聲溢道路。元載爲租庸調使。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謂之白著。又以茶鹽強配價目與人。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收二分息。下戶輸免役錢。致民不聊生。國爲之病。僞蜀孟昶。科歛苛橫。食飲之物。皆推稅不漏。吳越王錢氏。暴橫細屑。至雞魚卵殼。皆日取民家。道路以目。凡此之類。卽放利而行。取怨之多也。乃有歸安錢某

論語參注
者仿宋陳亨伯之經制錢創釐捐之法抽商賈之緡錢設局按買賣之數每百錢捐抽一錢爲贍軍儲金某雷某贊其成大吏某亦善其法飭通行之始則爲平亂計耳迨久弊生遂成放利之窟科及細微忘報卽罰甚至得賄免捐暗自侵沒或被察發而小民之受毒已深矣曾聞學政某勒索紅儀過甚致被揭參論斬又王某假賑目沒帑致富暴露斬首籍其家臬使某私吞賑款數萬金旋被雷擊是則放利而行者人旣怨之天必怒矣縱逃顯戮終受冥誅可不畏哉可不儆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于爲國乎

○參注如禮何之禮字似體字之訛謂不能以禮讓爲國則如國體之失何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言謂參注
○參注貪位之徒。其心術每患人知而挾持外飾以求知之具。又常患人之不知。及一旦詐騙得行而立其位。即無所不至矣。苟皆能不患無位。求爲可知。則天下安有變亂之機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于推矣。曾子有見于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

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于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在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

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參注：牖民覺世，爲忠爲恕之所見端。敗國亡家，不忠不恕之所推極。忠恕之道，可一日息哉。按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則有語弊。疑非出自聖人，不足爲證。程子引之而又自岐其說，失之鑿矣。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義，猶小人之于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

無甚于生所惡無甚于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參注君子喻義則立身行道雖死不易故能爭日月之光而綱常以振小人喻利則惑世誣民舉念皆私故多兆國家之亂而名教胥亡審是則君子小人之關係顧不重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省悉并反○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之身者

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參注後世人心日趨于薄見賢不獨不能思齊竝不知所禮重甚以相形見絀且必飾詞譏訕曲加不美之名藉故擠排文致無名之罪而後快見不賢不獨不能內省竝欲奉爲師資甚至樹黨營私且更合逞機謀大肆生民之毒互相標榜深爲世教之殃而不疑聖人見之不知若何感慨歎歎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

言言參注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甯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參注內則係漢人偽書。其父母有過等語。卽由此章脫胎而申敘之。其意雖有合處。不足引爲證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參注。凡嗜慾開。則天機淺。或飾詞致富。以養親。或藉口揚名。以顯親。遂遠遊矣。遊之未有方矣。是則馳驅忘反。長爲異地之人。蹤迹不常。空動高堂之夢。人子念此。其亦惕然省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旣喜其壽。又懼其衰。而

于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參注遐齡難上。所喜者無常。去日苦多。所懼者甚切。人子苟悠悠忽忽。若相忘于無事者。其心果安在耶。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于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參注此章似爲浮夸者而言。謂其自言不出。古人範圍亦曾知我躬之不逮爲恥否耶。此卽孟子所謂古之人古之人者是也。若謂不出其言。恐行不及。則宜謂恥行之不逮。不得下一躬字。且與下章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語意全複。記者當不至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參注講學之害人心。服官之傷政體。多由不知守約。

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于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

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參注。數字似宜讀上聲。數。謂數其長短也。夫事君宜忠。交友宜直。固矣。然亦不可挾恩恃愛。輒至觸其忌諱。使之無以自容。則必有辱與疏之失矣。大凡補偏救弊。陳善閉邪。皆宜委婉出之。冀其迎機聽納。苟不見納。卽求自全。斯不至辱與疏也。若事君而身居諫職。則凡有關于國計民生者。又不得不盡情言之。一意歌頌。承平侈陳忌諱。及爲苦循資格之常談。訖無中于得失。直爲讒

諂面諛之人而已。甚而倚其聲勢樹黨營私。排搗正類。人才進退。悉以賄通。巧借一二被黜之人。放膽嚴詞加劾。爲落井下石之謀。以沽直。此則事君之大賊矣。交友而一以圍通取容。互相標榜。黨同伐異。以博時名。此則明廉之大賊矣。事君朋友之道。豈易言哉。

論語參注卷之五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朱子曰。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

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于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于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參注：公冶長曾在縲紲，聖人直以女許之，尙其德也。後世矜言門第而侈財帛，不計人之賢否者，多不旋踵而卽敗，不亦愚之甚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遶，字子容，諡敬叔。孟

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于言行，故能見用于治朝，免禍于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于兄而薄于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參注。似以君子哉三字爲句。若人魯三字爲句。焉讀本音。謂子賤果爲君子也耶。若其爲人謹篤。近于魯矣。苟別無君子之可取者。此卽可以取此魯者。尙不失爲君子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夫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故不得而輕許之也。

○參注：仁爲佞奪，自古已然。蓋政事出自佞人，而天下亂文章出自佞人，而名教衰，是則佞之賊仁，不亦甚乎。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

言記參注
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參注後世之士挾文藝之末尙未必工卽以爲出仕張本其自信也其無羞也不亦謬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于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也子路以爲實然而喜

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也

○參注此章似謂道旣不能行于中國惟有乘桴浮海以行道于異邦因子路好勇許爲同行及子路聞之遽以爲喜故謂其好勇太甚不知爲桴之材尙無所取豈能卽行耶此殆孔子傷道不行激爲此言心滋戚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于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亾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
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
不能知也

○參注按賦似指賦稅謂子路剛而無欲使治賦稅必無
侵蝕之患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
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
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智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于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參注：按晝寢，必指晝戀牀第之私。故孔子責之甚深。若偶爾假寐，人事之常，亦未爲破行。蓋宰我內行不修，孔子初未深悉于此。微窺其隱，及聞短喪自安，則其心迹皆不可恕矣。按與字宜讀本音，與何誅，謂與以何法誅之也。下節與改是，謂與其能改爲是也。

子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于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于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能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淫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于言而敏于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剛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于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于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于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故夫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毋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

言言參注
慾耳。

○參注庸有自命通儒。終受貨財之累。身爲大將。懼于巾
幘之威。皆以慾而不得爲剛者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
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

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
所以爲仁恕之別。

○參注。子貢方人者也。欲甘心也。加過之也。此殆子貢見
孔子深許顏子。不便直舉顏子比較。遂謂我之爲學。不
甘心人之過于我。我亦甘心不求過于人。但與之相值
而已。故孔子謂爲非爾所及。已默喻其意也。程子仁恕
之說。未免穿鑿支離。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詞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于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參注。文章似謂詩書禮樂之屬性。似謂靈蠢之原。天道似謂循環之理。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于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參注。按聞字。宜作令聞解。謂子路有聲聞在外。未能實踐其行。唯恐有此虛名以爲恥。確是勇者身分。韓愈知名箴云。昔者子路。唯恐有聞。得此解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

言言
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諛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諛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于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姁。其爲人如此。而諛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參注。孔文子之諛爲文。猶爲可原。若唐以後。諛法之濫。無以復加。如諛文諛正。諛忠之類。多無實可求。卽史冊表揚。皆不足以徵信。苟不生逢其時。親見其事。其不受虛譽之欺者。亦罕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

言言參注
事蓋一時皆非也。

○參注恭似訓莊重。使民義似訓必審事。必擇時。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參注交道之失。每有一見卽訂知心。訖至互相疑謗。是以久生狎。因狎生嫌。皆不敬之故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

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于不知宜矣。

○參注似謂臧文仲偶居蔡國卽華飾其宅。不得爲智。若以此藏龜雖極無賴之子不爲。況臧文仲居然以一大夫而爲此耶。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
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知有其
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
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無人
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則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
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
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
所累乎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而猶未免于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
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
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真無私心也子
張未識仁體而悅于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

言言參注
不許也。宜哉。讀者于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並以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于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于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參注求理過思。卽多穿鑿附會之虞。異端皆由此而起。處事過思。卽有因循揣摩之弊。大亂亦由此而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參注。世之庸吏。邦有道。則因循不振。懈求遠大之謀。邦無道。則苟且偷生。巧助奢淫之舉。既不能愚。亦復不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于事也。斐文兒。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于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于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于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參注。似謂伯夷叔齊不以人之舊惡爲念。故亦不畜怨于中。也不宜以人之不怨爲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于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參注。世有自稱爽直。輕口應人之求。久之而終不與者。則方之乞鄰而與者。爲更不可問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

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于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寸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參注足字疑是字之訛謂以巧言令色爲恭也巧言令色見其恭之僞匿怨見其友之僞可恥甚矣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參注按敝與蔽通蒙蔽也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是蒙蔽季孫使不用子路也此似子路謂如素願而入仕塗已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事矣卽被其蒙蔽亦無所憾若謂以車馬輕裘與朋友共之爲其所敝而無憾則市儈亦多能之豈賢者肯以此區區小節自是乎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

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于人，亦通。

○參注：伐，訓戕賊。施，疑弛誤。此似顏子謂素願在不戕賊善機，亦不以功之勞而自弛也。若謂不誇功能，則是自以爲有功有能，而又飾詞爲不誇，賢者當不出此。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

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耳。又曰：子路勇于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于浴沂者也。顏子不私自已，故無伐善，知同于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于有意也。至于夫子，則如天地之化，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于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參注子路顏淵所言者自修之功孔子所言則道具于身量周于物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參注曾憶壬戌年有巨宦某老歸林下屯穀至數百萬之多竊冀水旱作荒爲漲價計五月下旬讌集極歡有

客偶及瀕湖隄防皆未報潰當得大穫某聞持杯自落倒地而暈家人趨救逾時始蘇猶忿不平也其意以湖田旣穫則漲價爲難心術之不祥可謂至矣又是年某巨室家藏穀數萬石其姊家乏食令子持錢乞糶某謂穀實有之畱以待價不因汝開端也訖不與姊子泣歸忿自縊附記之以作此章對面試思某等出身加民之日尙堪問耶。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

言言參注
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參注彼既不好學。又不忠信之人。在家則為賊子。在國則為亂臣。是悖聖教之大罪人也。

論語參注卷之六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朱子曰。篇內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參注。按服官所居公廡。皆取南面。非獨人君為然。此必孔子許仲弓可使出仕也。若謂可使為君。則有失立言之體。且顏子曾子優于仲弓。何未許之耶。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參注：簡，疏略也。此似仲弓以伯子爲賢，故問之。孔子僅許爲可，而嫌其疏略，非取之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

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于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歟。

○參注：此似仲弓聞孔子之言，復爲伯子申辨。謂伯子能居敬而行簡以臨民，未爲不可。苟居簡而行簡，則爲太簡矣。必執此解，方合仲弓因夫子許已而問之語氣。

子曰：雍之言然。

言言參注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于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于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參注此似孔子不以仲弓所辨爲然謂據爾所言則然矣非許之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亾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于甲者不移于乙過于前者不復于後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旣云今也則亾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有不善。祇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于已者。不使萌于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

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于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詞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參注。不遷怒。情之正也。不貳過。性之真也。若程子反覆辨論。反失之牽混。此宋學授人以攻擊之柄者。此也。

子華使于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庚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參注所稱冉子疑卽冉求。求之爲人務名寡實。爲此請爲此與者直沽恩市惠而已。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參注原思爲誰之宰原無確證似不必拘執謂爲孔子之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詞。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

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于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警之。言父母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于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于世類尙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參注。疑仲弓爲宰。遴選賢才。過于拘執。故孔子謂此譬之。按犁牛似謂負犁之牛。角謂已生角也。祭祀用牲。不

用老者取其無病而潔也。集注謂仲弓父賤而行惡，究無確證。在孔子亦不至爲此輕薄之言。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祇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于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

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參注：三月似指春夏秋冬各三月，言三月者，卽統四時也。日月至焉者，似指夏至冬至，謂不能常見也。若拘定僅歷三月之久不違仁，則顏子亦未足多取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于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于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

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

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言言參注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于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參注：貧士居宅狹陋，病篤時，家人父子臨視，至無隙地者，有之。孔子聞伯牛疾，篤往視，或以宅狹不便入室，自牖執手，知其命已垂危，一再致歎其疾之重也。亾之命矣。夫似謂其命之將亾，不必泥爲天命。至謂先儒謂疾爲癩，且謂伯牛家以君禮尊孔子，事旣不經，全無確證，不宜增此臆說。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

論語參注
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箏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箏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約禮之誨。以至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參注。朱子謂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則其爲教。近于佛氏參禪。亦不免爲講學之失。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于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

言言參注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參注。既謂之儒。則小人似指器量褊淺者而言。非直謂貪利之小人也。蓋子夏篤信謹守。且論交有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語。則不甘爲貪利之小人也。可見。而其器之不宏也。亦卽此可知。孔子謂之如此。殆欲進以寬宏。勿自安于褊淺而已。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從甘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

言言參注
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參注：按徑非不可由之地，以開徑多在私僻之隅。所居者未必皆正人，故滅明不由，恐汗清節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

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參注：後世爭功冒賞，及妒人之成功而加害者，未知曾讀此章與否。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鮀，徒何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言詩參注
○參注。姦臣淚冷。能昏英主之心。嬖客情濃。可奪明王之魄。此千古成敗之防。用人之先。不可不慎而益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詞。○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中之兒。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于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亾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甯野。

○參注。疑孔子因當時尚文。乃爲此說。蓋上古之世。風氣質樸。君子在朝。故人心純厚。而教化易行。自周興尚文。則人心日趨于薄。故孔孟之道。訖不能行。降及後世。凡尚文之朝。必不能重用君子。由是正道不闢。亂機日熾。是則文之害質。不大可慨哉。讀此章。須知聖人因時立

說非重在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參注：如祝鮀之佞，宋朝之美，皆罔之生也。餘可類推。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

未及于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終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

子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可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事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參注。明季引用利瑪竇、陽馬諾、湯若望、龍民華、徐光啟之徒，以致宮中扶鸞，乞靈神鬼，妖言是納。卒取敗亡。又某督軍因洋夷犯順，不主和議，其心可原，惟又惑于扶鸞，卽誤用其姦黨，卒失事機，遂以身殉。且蒙不韙之名，是皆不務民義之證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仁者安

于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于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撓。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亾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

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于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敘。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

論語參注
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

○參注。似孔子見空談氣節者而言。謂乍見其人方正。似有鋒棱而不可犯。究之中虛。不免因循苟且。則似有棱而實無棱。蓋深慨氣節之僞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于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于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于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參注。雖字疑進字之誤。逝字疑近字之誤。欺字疑期字之誤。宰我問于孔子。謂有仁者進而告以同井之地。有一仁人。當往從之。孔子謂其何得遽信爲然。果其人爲全仁之君子。則可與之相近。不可以虛名被其陷害。果爲全仁之君子。則德業可期。相與有成。不可以人言受

其欺罔如此解去似爲近之若謂從并救人宰我雖愚不至有此問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參注文似指詩書禮樂射御之文禮與理通論語無理字理者道也如約我以禮非禮勿視之類皆作理字解

約者不自放也謂君子博學于詩書禮樂射御之文能不自放而求其理則不相背矣後世之士誤認博學爲多讀經史廣覽羣書徒求于語言文字之末藉以高談雄辯自號名流絕不一窺實義甚而昔人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本無稽之談皆必求其書以實之以逞淵博此士風所由日下文教所以日衰尙能問其合理否耶慎願學者宜真切體認爲要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力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詞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參注。矢字疑失字之訛。否字宜作上聲符鄙切。塞也。厭字宜作入字。於葉切。同壓。當是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南子平昔之行。遂謂夫子此見爲失之矣。孔子卽謂予所遇之否塞。實天之所以壓之。重言以寄其慨。可知孔子之見南子。苦爲行道而計。不得已而見之。卽知其不可而爲之之意。若謂指天爲誓。凡爲師弟者。皆不宜至此。豈聖如孔子。賢如子路。而至此乎。況有夫子文理。爲子路口氣無疑。至解所爲誓詞。尤爲附會。豈孔子立誓時。忿不能平。歷訴冤枉耶。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于行。少有此德久矣。

○參注。鮮字似宜作平聲。相然切。善也。欣羨也。謂中庸之爲德。其感動人心最爲周至。民之欣羨已久。惜上之人不能有此德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閒矣。狀仁之體。莫切于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

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于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之猶病者。一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

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耳。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耳。此病其濟之不足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于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參注。後世樂善之士。如矜孤卹寡。修路造橋等事。見者

卽謂爲博。施濟衆不知凡此之舉。固爲行仁之事。謂之博。施濟衆則非矣。何也。是但卽所見者施之。所知者濟之耳。以天下之大。而不見不知者。豈能徧耶。是以堯舜猶病。蓋仁者之心。如已欲立德。而導人以立德。已欲達道。而引人以達道。則人知立德達道者。施濟之事。自能爲之。亦猶矜孤卹寡。修路造橋之類。分而爲之。庶事易舉。而功則宏。不求博而施自博。不計衆而濟者衆矣。由近而遠。是乃仁術也。

